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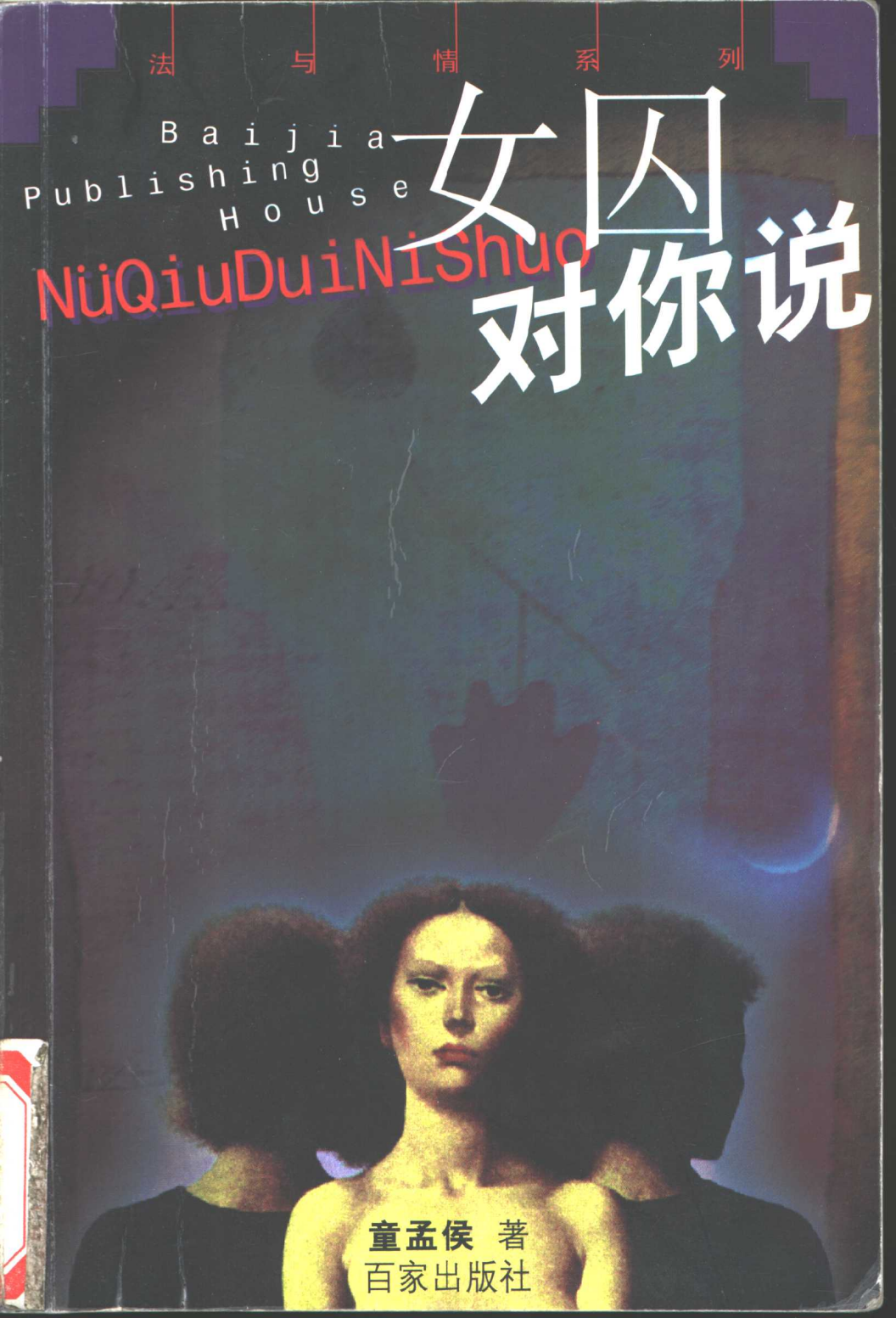
法 与 情 系 列

Baijia
Publishing
House

NüQiuDuiNiShuo

女囚 对你说

童孟侯 著
百家出版社



法

与

情

童孟侯 著

百家出版社

系

列

女囚 对你说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女囚对你说 / 童孟侯著. —上海: 百家出版社,
2000. 11
ISBN 7-80656-120-X

I. 女... II. 童... III. 纪实文学-中国-当代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0) 第54945号

丛 书 名	法与情系列
书 名	女囚对你说
编 著 者	童孟侯
责任编辑	丁翔华
封面设计	宫 超
出版发行	百家出版社 (上海天钥桥路 180 弄 2 号)
经 销	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印 刷	上海市印刷三厂
开 本	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	6.5 插页 2
字 数	146 000
版 次	200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80656-120-X/I·311
定 价	10.00 元

作者简介

童孟侯 浙江宁波人,老三届,海员出身,曾在《航道报》任职,现在《中国海员》杂志工作。有个人专著十多本,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主要著作有:《男人船女人村》(长篇小说)、《甜酸苦咸街》(童话集)、《你有权选择幽默》(随笔集)、《现代漂流瓶》(散文集)、《航道漫游记》(海洋知识专著)、《基诺阿基诺》(报告文学集)、《一个吧女和七个水手》(长篇小说)、《教训一下老虎》(童话集)。

自序

·法与情·

自序

这几年我受报纸刊物那些编辑朋友的委托,常常出入派出所、警署、拘留所、收容站、妇教所、监狱、少管所……为的是采写一些稿件。

当我进入大墙之内和他们面对面而坐,我没想过要采取居高临下的形式(我想万一我也犯罪犯法了呢……),我也没想过要以好人对坏人的面目出现(我想我有时候也够坏的……),我更不想特地跑到大墙之内去教训他们一顿(我想他们有的是受了骗,有的很无奈,有的并不是天生的凶神恶煞,有的年纪轻轻就变得老谋深算是有原因的……),所以,我的开场白常常是:“我姓童,我们坐下来谈谈好不好?我有什么不懂的问你,你有什么不懂的也可以问我,这样好不好?”

谈话快结束时,我常常为他们今后并不灿烂的前途出出主意,说说点子。

采访结束以后,我常常向管教干部说:“他(她)非常配合我,其实他(她)的本质并不坏。他(她)减刑有没有希望?”

于是,我有了意想不到的效果,囚徒们反而对我很真心,

很开放,几乎是倾诉,什么样的经历都肯告诉我,什么样的秘密都肯透露,包括一些很细的细节。

《寻觅那颗属于自己的星星》里面的主人翁沈玲玲,出狱之后当起了汽车销售公司的总经理,她的公司开张,还叫我去剪彩,我则问她:“你不是说要开个书店吗?怎么开了个卖汽车的?”

管教警官呢,好像对我也很满意,说我帮他们从另一个角度做了许多“开导工作”,我竟然被上海第一收容教养所聘为“特邀监督员”。我仔细想想我实在不算什么,一介书生而已,自己监督好自己已经蛮不错了。

一位专门研究女性犯罪犯法的朋友听说我出入于大墙内外,便告诉我几条有趣的规律:就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而言,女性犯罪率仅仅是男性的 1/10,但是女性犯罪的危害性却远远大于男性犯罪,她们的动机多数出于贪利;女性作案要比男性作案的欺骗性大,因为人们往往把善良、胆小、温和、软弱和女性联系在一起;女犯和男犯相比,女犯对社会的腐蚀性更大,因为她们对周围的女青年有潜移默化的感染作用;女性单个犯罪比团伙犯罪要多得多,她们的经历往往是单线条的……这位朋友悄悄告诉我:读者对女囚故事的兴趣要远远大于对男囚哦!

于是,我的目光渐渐聚焦到“女囚”上,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十几篇文字,都是女囚告诉我的曲曲折折的故事,我想在我的专家朋友的研究成果后面加上一条:女囚比男囚更喜欢倾诉,更容易动感情。

我原来想照本实录的,她们说什么,我就记录什么,后来我觉得还是作一些技术处理,还是作一些润饰,还是作一些裁

剪,因为她们也有隐私和难处,原封不动地把她们端出去,不是一种负责的态度,甚至有“卖掉”之嫌疑,再说每一篇都像录音机那样播给读者听,会乏味的,真是这样,派个搞录音的去好了,还要我们这些写东西的书呆子干什么?

于是,这十几篇文字在结构上有了一些“花头”,有的是来信,有的是辩驳,有的是散文式的评注,有的则变成了武打传奇……

童孟侯

2000年夏于白壁斋

目 录

自序	4
淹没在男人的眼泪里	1
两个都爱到两个都抛弃	23
寻觅那颗属于自己的星星	46
救救我,叔叔	75
女窃车人自述	86
为了那个处女吻	86
这个道理道不明	101
沉沦在玉液琼浆	100
桅杆上的飞镖手	104
畸形的独立	109
从“轻松一点”开始	108

淹没在男人 的眼泪 里……

· 法与情 ·

青铜器阴气太重

报告队长,3585号丁尼能进来吗?好,我知道了,这是童老师。

童老师,我就坐在这里吗?好的,我一定好好说,老实交代。

我叫丁尼,我在学校读书时是很喜欢文学的,毕业后被分配到宣德文物商店当仓库保管员,我管过陶瓷器,管过玉器和字画,最后的六年主要管青铜器。

古玩里只有玉器和青铜器是无价的,要研究青铜器的话,就要从三代开始,三代就是夏、商、周。三代时制作青铜器是最好最好的,因为那时不计较时间有多长,不计较成本有多高,绝对是精雕细刻,慢工出细活,所以三代的青铜器名垂天下。

从清代末年到1949年,古玩中一直是青铜器最值钱,一

淹没在男人的眼泪里……

只周代的鼎，可以换一大堆乾隆年间的官窑瓷器呢。官窑算值钱了吧？在青铜器面前一点不值钱。

其实，真正的青铜器流传到今天已经很少很少了，我们现在见到的古铜器大部分是宣和时的仿制品……哦哦，童老师我这样讲可以吗？我也不知道怎样讲。可以，那么我再讲。

我很喜欢青铜器，尤其喜欢青铜器里面的鼎，就是三国鼎立的鼎。鼎虽然是古代盛肉煮肉的一种炊具，实际上它是古代的礼器，也是帝王统治的象征，高档得不得了。

在文物商店当保管员可不是在棉花仓库当保管员，很不容易当。如果我不懂这是什么文物，这是什么朝代的文物，这是真文物还是假文物，我怎么归类摆放？我的业务水平怎么会有长进？所以我们当学徒必须学鉴定。

鉴别青铜器比鉴别清代官窑瓷器还难，难多了。我在我的师傅刘轩德的指导下，学会一点鉴定技巧，精通是谈不上，青铜器上的铭文和纹饰，学问很深很深，我们恨不得学会甲骨文呢，我的师傅刘轩德都懂，甲骨文都懂。

是的是的，我对青铜器已经很通了，后来我怎么不管青铜器了呢？因为我听一个老法师偷偷告诉我，他说：“青铜器阴气太重，你本来是个女孩子，阴加阴更不好。”

“是吗？”我大吃一惊：“还有这种说法？”

我就向店领导提出我不要当保管员，要上柜台当营业员。

营业部赖经理见我是个文静的整天笑咪咪的姑娘，又有鉴定文物的能力，外语也不错，他跟我的师傅说：“我早就想拉丁尼过来，你放了吧，小青年也图个发展嘛。”

后来，我就上了专卖青铜器和玉器的柜台，离开了仓库。

说到我的爸爸妈妈，他们都是老师，我是独苗，他们特别

宠我,但管我也管得特别紧,看一场电影都要向他们申请,同意了才能去。晚上是绝对不能出去的。

爷娘说:“这样做,你才像书香门第出来的。”

那年秋天,人家给我介绍了一个男朋友,他的名字叫王欣,比较老实,人长得蛮帅,比我大三岁,在纺织厂当保管员。但爸爸不同意:“王欣是宁波人,你今后嫁给他,你就要给宁波婆婆当媳妇,那是天下最难当的。”

妈妈说:“王欣家的条件好像不太好,有一男四女,子女多,家境太差了。”

当时我就有些逆反:“啊呀老爸,是我谈朋友还是你谈朋友?现在弄得好像要你们和他恋爱一样!”

话是这么说,但是到底要不要和王欣好下去,真的,我犹犹豫豫。

童老师,我承认我很娇气,也很任性,但是我有一个软档——不能看见男人落泪。

有一次我和王欣一起出去荡马路,快要再见时,他一低头,叹了口气说:“每一次和女孩子约会,总归是女孩子回绝我,从来也没有我回绝女孩子的,丁尼,你要不要我,我只能等你判决了……”说着眼圈就红了。

我一下子就心软了,一把搂住他,轻轻咬住他的耳朵说:“我嫁给你,我没说过不要你嘛。”

王欣反而呜拉呜拉大哭起来,我赶紧摸出手绢给他擦眼泪,还抱住他安慰他。

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呀,都要找“老实一点的”,哪里像现在找男人要幽默感,要有事业性,要白领。我想我和他很巧,都是保管员,这是缘分,我们一定可以保管好对方,一定可以同

舟共济的。

我要结婚登记，爷娘随我怎么说都不同意，还把户口簿藏起来，不让我去登记。不登记就不能结婚。

我真的气死了，第二天就住到我们文物店的职工宿舍，不回家了，表示抗议。

我和父母僵持了一个星期，他们终于投降，拿了户口簿到宿舍来看我，老两口一见到我就老泪纵横：“尼尼呀，我们从今以后再也不干涉你了，其实爸爸妈妈也是为了你好呀！今天我们都跟你说透了吧，你其实不是我们亲生的呀，我们是到孤儿院去把你抱来的。那天到了婴儿室，好多宝宝都在哭，我和你妈走到你身边，只有你不哭，还对我们一笑，我们认为这是缘分，立刻就选定你，把你领回来了。尼尼啊，你要是还认我们是爷娘，你就回家吧；你要是从今以后不认了，你就到孤儿院去打听打听，找找你的亲生父母，我们是把你当亲骨肉的呀，啊啊啊……”我爸我妈还没说完就捂着脸往门外走。

我冲过去一把抱住我妈，两人抱头痛哭，我说：“爸爸妈妈，你们就是我的亲生爷娘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是不会去找我亲生父母的呀……”

女儿是我的心头肉

结了婚刚刚怀上小囡，事情就来了，就像我父母预料的那样——我去做超声波，做出来我怀上的是女儿。

我婆婆说：“丁尼，你把小囡打掉吧，我们家王欣是长子，也是一根独苗，其他都是姐姐妹妹，他是一定要生儿子的，要传宗接代的。”

童老师,你知道王欣怎么说?你是猜不到的。他劝我:“尼尼,妈妈说得对,把女儿打掉算了。”

我气得血管都要爆掉:“王欣,亏你还是她父亲,你怎么说得出口!我是绝对不会把女儿打掉的,她是我身上的一块肉啊!”

就这样,我把我们王小洋生了下来;就这样,我和婆婆结了冤。王欣不说什么,但也是一肚皮不高兴。

要命的事还有呢,我们王小洋患上先天性心脏病,室间隔缺损,才4个月,只有一点点大,就要开刀。

医生说:“你们两人把小人抱回去好好商量,还是下决心让她开刀,否则的话,小人只能活3岁,最多3岁半。”

童老师,当时我急得真要昏过去,我想一定是你们在我怀孕时惹我发火,惹我生气,小因才会得这种病。我决定救小洋的命,让小洋动手术,我是她妈妈呀。

医院要先付2000元,才能让小洋住院,否则棉花店关门——不谈(弹)。那个年头,谁拿得出这么多?我的爷娘给我1000元,我们夫妻挖出所有积蓄,只有400元,还缺600元。

我问婆婆:“妈妈,能不能给我们一点,哪怕借都行。”

婆婆说得很干脆:“没钞票!”她巴不得我们小洋死掉,就可以重新让我怀上她的孙子!她的心真狠呀!我想你自己也是女的,如果当初你的婆婆也要打掉你,你还有今天?你女的应该帮女的嘛!

从那一刻起,我就不再和我的婆婆讲话了,我更加恨没有能力没有主见没有心肺的王欣!这次女儿要是让我救活了,长大后她要恨你的,也要恨奶奶的!这时候我想当初应该

听爷娘的话，不要跟王欣谈下去。

我记得很清楚是九月九日送我的小洋上医院开刀，我们坐在手术间外面，排在第三个做手术。

今天虽然都是主任医生主刀，可是前面的两个婴儿都开刀开死了，一连送出来两个死孩子。我的心真是揪得发痛，他们也是先天性心脏病啊。我搂着孩子说：“小洋呀小洋，妈妈保佑你，不要怕，啊？听话，啊？你一定要活呀。”

小洋的手术由院长亲自做……

童老师，你问我怎么会认识院长的？路道怎么会那么粗？也不是，因为我曾经借调到上海市的文物清理小组工作过半年，那里全是“文革”时的抄家物质，全是值钱的古董，字画呀，瓷器呀，青铜器呀。抄家就是要抄值钱的东西嘛。“文革”结束了，平反了，来找自己被抄走的古董的，都是那些有地位的，有身份的，有家产的，资本家、教授、专家、高级医生、画家、大作家……我见得多了。

比方说来了一个收藏家，他来找一幅被抄走的齐白石的画。我要是说：“没有了，找不到了。”那么文物小组就赔他十几块钱。

那么几十间房间的文物，密密麻麻，我上哪里去找？再说找到了又不是我的，何必白吃苦？可是我丁尼这个人不是这样的，我对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，都很真心。我不厌其烦地帮人家找，有时找一件文物甚至找了三天。人家最后拿到自己的传家之宝，怎么不感激我，临走的时候他们都把他们的联系地址给我留下，都说：“小丁，今后有什么事，尽管去找我好啦！”

所以，我认识好多上层人物，名人。

10点钟,小洋被送入手术室。王欣的脸色很不好看,他对我说:“我回家一趟,帮你拿点衣服。”

我说:“好吧,你早点去,早点回来。”

谁晓得他一去不回,我一直等到他下午5点都不见踪影。

我们小洋命真大,竟然顺利动完手术,命保住了。

两个护士捧着她出来,想尽办法哄她,不让她哭,只要一哭,痰噎在喉咙里就会没命的。我远远地隔着监护室的玻璃,看着我的可怜的女儿,两腿发软,欲哭无泪,我多想王欣能在这时来抱抱我,安慰我,给我一点力量,可是,没有他的人影!他肯定认为我的小洋开刀必死无疑,到时候到太平间,把尸体往焚烧炉一送就完了,还等在手术间门口干吗?他说给我拿衣服,那是借口。

童老师,对自己的女儿都幸灾乐祸,这样的男人靠得住吗?小洋也是他的亲骨肉呀!

第二天早上我赶回家,在弄堂口碰到一个邻居,她轻声说:“新嫂嫂,他们王家昨天请客吃大闸蟹,不要太闹猛噢!”

我气得浑身冰凉,好呀好呀,你们庆祝小洋上西天啊!你们这群狼心狗肺的!

等我们小洋脱离危险出了院,我就在娘家给王欣打了一个电话:“王欣,我们离婚吧,我对你已经彻底灰心了,我也受够了。你和你妈嫌王小洋触气,那么好,女儿我要,其他我什么都不要,你都拿去好了!”

他在电话里辩解说:“那天我到单位里去了,单位里来了电话,我不去不行。尼尼,你不要误会,我是爱你的,真心爱你的,我不要离婚!你回家吧。”

我冷笑一声:“回家?你不要解释啦,我都看得懂,你以为

我是傻子,你以为你们吃大闸蟹庆祝什么我不知道?王欣啊王欣,你做的事瞒不过我,你是个连狡猾都狡猾不来的笨蛋,你还是和你妈结婚去吧!”

童老师,我为什么不当面跟他讲,而要在娘家给他打电话?因为我不想看见他哭,只要看见男人哭我就手足无措,下定的主意也会推翻。其实,不是有句俗话说:男儿有泪不轻弹吗?

法院同意我提出的离婚,但是女儿判给了他。这有什么关系,第二天王欣就乖乖地把小洋送到我家,小洋没有妈妈大哭大闹,整夜不睡,他根本搞不定她,我生女儿,我救女儿,女儿和我亲呀。

我离了婚住回了自己的家,爷娘一句责备我的话都没有,我反而觉得我们之间从此隔了一层,我心里就更加难过:爸,妈,我悔不该不听你们的话,落到这种地步……

童老师,从此以后,我脸上的笑容就少了,本来我是个一直笑眯眯的人。

追逐在梦中

没过了多少日子,我就向单位,也就是我们文物商店提出我要住房,我要住出去,我不想再连累辛辛苦苦养育我的父母,不想让他们看见我的不愉快结局。其实,我的爷娘不应该把我不是亲生的告诉我,瞒我一辈子不是很好吗?现在我总有点像吃了一只苍蝇的感觉。

我们宣德文物商店倒很好,真的分给我威海路一间8平方

了。可是就在我去办理进户手续时，房管所告诉我：“你是丁尼吗？你爸爸已经把房子的白卡抽掉了，你暂时不能办理。”

回到家我正想发脾气，我妈说：“丁尼啊，你就在这里住着，妈不要你贴钱，小洋由妈来领，她这么虚弱，你一个人是对付不了的。”

我爸说：“我们不是想阻止你住出去，这里毕竟有两间房，去挤在亭子间干什么？”

我低下头不说话了，我虽然想自己独住，可是父母的一片好心我还能说什么？要不就显得有点生分了。

离婚以后的日子过得像一杯淡豆腐浆，一点味道都没有，我又不能向爷娘诉苦，他们事先警告过我，叫我不要找王欣这样的人，是我一意孤行造成的后果，所以我心里头闷得要死。

我的一个女同学马芳来劝我：“走，跟我到舞厅去散散心跳跳舞，否则你肯定要变成神经病的。”

我拗不过她，很勉强的就跟她去去了，但是我对男人已经有一种小心翼翼的回避态度。

马芳很了解我，开初她和我跳，后来才让我和男的舞伴跳。

我在舞厅里认识了李通，李通就是后来让我……什么？童老师让我从头到尾慢慢说？好的好的。

马芳把李通介绍给我，说他是做服装生意的小老板。

李通长得一般，个子也不算高，都不如王欣，但他的舞跳得绝对一级，整个舞场的丰采全是他一个人的，无论三步四步，无论吉特巴迪斯科，他都跳得好，女伴被他带着特别轻特别飘，但他的舞从来不七歪八邪，非常正规，非常绅士。每次走到我面前一躬身，请我入舞池，一曲终了，又把我送到座位